跌跌撞撞，守护着英雄梦想

○孙凯丽（2012级水利）



二〇二六年春，孙凯丽与儿子在武汉的紫荆花前留影

今天读书时又一次看到这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上次看到这句话并摘录下来是十年前的事，不理解，没有感同身受，只是觉得浪漫。十年后的今天，我反复读了几遍，想起了这几年一些颤颤巍巍努力靠近并勇敢践行的人生片段。我愿意把它们记述下来，送给我曾经迷茫、青涩、不知所以然，却真实、诚挚、洒脱的大学时光。

大学毕业后，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来到湘西，是沈从文笔下有着雾蒙蒙紫色远山的湘西，是充溢着苗族土家族自然、淳朴生活热情的湘西，也是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的湘西。自由而快乐的是，我们在广阔的天地中兴致勃勃地开展着教育实践和田野调查，将我们切身的应试教育经验、学习生活经历和清华的“自强不息”，如实灌输浸润给跟我们成长经历完全不同的孩子们。但时间一长，令人迷茫和痛苦的感受，便伴随着孩子们平均分数连及格线都达不到、上课嗑瓜子、考试嚼槟榔、在考试前一晚把宿舍门锁撬开偷溜出去在网吧打了一夜的游戏……自然而至。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用我偏狭的经验和认知“顽强”抵抗和规训着这一切。直到在“翠翠的边城”遇见当地撑船的阿伯，在连绵的时光中安分守己地撑着船，言语中大方表达着自己对生养在这里、受恩于这片山水的感激和生活的坦然，那一刻我被这种清明的感受深深感染，隐约明白了自己来到这里的使命和意义。在剩余不多的支教日子里，和已经过去这么多年的时光中，我无时无刻不希望和祝愿着那群孩子们，在未来的人生里能够经常自发地生出许多对这片土地和人深厚的热爱，能够承担起自己的生活，无论做什么都可以饱含深情地去做、饱含责任感地去担当，哪怕是撑一辈子渡船。

2020年元旦，根据工作要求借调去武汉一年。在长江大保护和科技兴国的战略背景下自信满满地奔赴长江边，在疫情期间离开。半年后我又回到武汉，像是一场如樱花开放般短暂的梦，而那一年却是我入职以来收获最多的一年。步履不停，在前辈们的带领、指导和敦促下，我沿江调研了许多一线工程现场，学习了动辄千页级的技术报告，参与了大大小小的技术尽调和研讨。每天不停向身边的前辈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每到晚上脑子里像开派对一样兴奋，有太多想做的事和新鲜的思考冒着泡地闪耀到次日凌晨。最后我梳理形



孙凯丽在支教期间为学生讲解习题

成了一份技术需求建议，直到今天重新看时，仍觉得对我当下的工作提供着很强的价值引导。

借调快结束时，受母校学生职业发展协会之邀，我与大家交流了个人的求职经验，也分享了一个故事：疫情期间有两支外来调研的科研团队滞留武汉，穿着防护服天天往最前线跑取污水样测数据反馈给中国工程院，其中一支便是清华环境学院的科研团队。虽然离开园子有一段日子了，但母校时时刻刻会给我一些有力的精神支持。那一年，从国家到个人，经历了许多困境和不如意，但依然如此坚定地保有对事业目标清醒的认识和强大的执行能力，作为这滚滚洪流中的一小朵浪花，有幸身处“大江大河大武汉”，锻炼积累下“基础基层基本功”。最需要感谢的是工作中前辈们给我的帮助和支持，让我学会在博弈中寻求共识、在内省中确认成长、在磨砺中坚守理想、在实践中体现价值。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这是我在疫情最凶猛未知的境况下读到的，也是我那时最美好的向往和祝愿。

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对就医流程毫无经验的我，在孕期把各大医院的专长研究了个明白。怀孕第12周，内分泌科的医生给了一个“胎儿极大概率为重度智力障碍，建议终止妊娠”的结论。看了很多医生，得到的最安慰的一句话是：“你看过《阿甘正传》吗？阿甘不也生活得很快乐吗？”从最后一家医院出来，我回了趟园子，走过了二校门、系馆、学堂路、紫荆宿舍，回桃李园地下吃了顿当学生时经常吃的参鸡汤饭，然后一路走到荷塘边，我决定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如果说当初进入园子读书生活是上天的恩赐，那么我有理由相信，那个所谓医学中的小概率事件，也会发生在我身上。从那之后，按时吃药、好好吃饭，每一天我都会拍拍肚子说很多遍：“宝贝，爸爸妈妈爱你，请你一定要平安健康。”未知最是恐惧，度日如年，但每天认真度过，却也可待可期。

小孩儿一岁半时，带他去了趟长沙，在橘子洲头重复了几遍《沁园春·长沙》，第二天他坐在岳麓书院的台阶上把上阕背了下来。我看着书院里那一副对联，想着四季轮转，感觉人生好长，在宇宙的自然时间里，至少对我们个人来说生命不是无意义的重复循环。在这不断建立成长秩序、不断突破自身局限的天地中，我愿意与我的孩子一起成长，一起体悟并践行——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写下这些时，我正在经历人生的新困境，正在努力经受着又一个考验。或许下个十年后，我愿意把这个小片段拿出来分享，告诉那时的自己，你看你都“渡过”了，还是如当年那样意气风发、一身傲骨。